

ॐ

अ

寂靜之聲

माँलना नाडा

摘自《金誠書》



यँ

य



書名：《寂靜之聲》

作者：H.P. 布拉瓦茨基

版本：第二版（神秘學講堂）

日期：2026/05/05

僅作學習參考用途，不得販售

神秘學講堂：<https://www.occultschool.org>

前言

以下篇章摘錄自《金誠書》，乃東方神秘學學生所修習的典籍之一。此中學問為東方神秘學派必修，其教誨亦為神智學者所接納。我熟記其中許多訓誡，翻譯起來便覺省力。

眾所周知，印度發展的心靈感應之術，全憑上師各自傳授，其哲學流派不僅有六種之分，更因每位上師皆藏私學，自成體系。而在喜馬拉雅山外，各秘傳學派所用方法，大抵類似，除非那位上師僅僅是一名喇嘛，其學識甚至不比他所教導的學生高出多少。

此處所譯文本，與《多基安書》之「詩節」及據此衍生的《秘密教義》本屬同源。據龍樹傳說，此書連同玄奧鉅著《真諦》，皆由「蛇族」（實為古代啟蒙者之稱）傳予偉大阿羅漢，而《金誠書》亦自稱相同源頭。儘管其格言思想崇高獨特，卻常見於梵文典籍，以別種形貌出現——例如克里希納在奧義傑作《薄伽梵歌註疏》（Jñāneśvari）中，以華美筆觸向阿朱那描繪全然開悟的瑜珈士境界；又如某些《奧義書》所載。這原也自然，因多數偉大阿羅漢（喬達摩佛陀首批弟子）本是印度教徒與雅利安人（雖非全數），而非蒙古族裔，尤非移居西藏者。僅是無著所遺留的著述，便已浩如煙海。

此書的原始訓誡刻於狹長方薄板上，其抄本則往往錄於圓盤。這些圓盤或稱碟版，通常供奉在「冥思」學派或稱大乘（瑜珈行）學派中心的寺院祭壇。書寫方式紛雜：時而用藏文，多數則是表意文字。祭司所用的森札爾語，除了原有的字母，尚能以數種密碼字符呈現，形近圖符而非音節。另有一法（藏語稱「lug」）乃以色與數代替文字，各對應一藏文字母（三十個單字母，七十四個複合字母），儼然自成一套密碼字母。若採表意文字，則有一定讀解規制；譬如借用占星象徵，以黃道十二的動物配七

原色，每色又分亮、暗、正色——合計三十三符號，恰好對應單字母表，以構成詞與句。此方式令十二「動物」重複五次，佐以五元素與七色，遂成一部完整字母表，包括六十個神聖字母與十二符號。文本開頭的一個符號，便決定了讀者須依印度模式拼讀（每詞僅為梵文衍體），抑或遵循中文表意原則。然而最簡便之法，莫過於讓讀者無需倚賴特定語言，因啟蒙者與其弟子所用符號本屬共通（如阿拉伯數字），跨越國界。此特質亦見於某類中文書寫：但凡識得漢字，皆可順暢閱讀；譬如日本人讀漢文時，如中國人般容易。

《金誠書》選輯約九十篇短論，部分早於佛教，部分年代稍晚。其中有三十九篇，我多年前已默記於心。其餘若要翻譯，須仰仗二十年來散落於文稿札記間的零星記錄——這些篇章從未整理、也終難理清。更何況，將它們全數翻譯，傳播於一個沉溺感官、執著自我的世道，本無可能；這世界尚未預備好以正確精神領受如是崇高的道德觀。除了誠摯不懈地追尋本體覺知的人外，誰願聽取這般性質的勸誡呢？

這種道德觀可見於東方文學中，卷帙浩繁，尤其見於《奧義書》。克里希納告誡阿朱那：「滅盡生之一切欲念。」此欲僅存於肉身——這投生的軀殼，而非那「永恆、堅固、不滅亦無可滅」的本體（《卡塔奧義書》）。「止息諸感知。」《經集》如此教誨；「苦樂、得失、勝敗，等觀如一。」復言：「唯向永恆尋求庇護。」（出處同上）「消泯分別之念。」克里希納再三申明。「心智隨感官而轉，使靈魂（菩提）如風中扁舟，飄蕩水面，無所依憑。」（《薄伽梵歌》II，70）

故此，最好謹慎選文，既適合神智學會內少數真修者，亦能滿足彼等需求。唯獨這些人，方能領會「克里希納-克里斯托斯」（本體）此言：

「聖者不為生者悲，亦不為死者哀。我、你，與這些人間王者，過去未曾無，未來亦永不會滅。」（《薄伽梵歌》II，27）

此書譯文中，我竭力保全原文的詩意與意象；至於成效幾分，且留予讀者品評。

布拉瓦茨基

目錄

篇章 1：寂靜之聲

篇章 2：兩條道路

篇章 3：七道門

獻給少數人

篇章一：寂靜之聲

這些話，是說給不明白低等神通（1）之險的人聽。

若想聽見「無聲之聲」（2）並懂得它，必須先識得凝念（3）的本質。

學生需對感官對象漠然，繼而尋找那感官的統治者，即思想製造者——是他喚醒了幻象。

心智是扼殺真實的殺手。

弟子應去殺了那殺手。

原因在此：-

當人察覺自己的形體虛妄，如同夢中所見一切形體，醒來皆不真實；

當他不再聽從紛雜的聲響，或許就能辨出那「一」——是內在的聲音，能湮滅外在喧囂。

唯到那時，他才會離開虛假（Asat）之地，踏入真實（Sat）的疆域。

靈魂欲見之，需先達到內在的和諧，使肉眼對一切幻象視而不見。

靈魂欲聞之，此人需先如聾子，對咆哮或低語充耳不聞，無論是象吼還是金色螢火蟲的銀色嗡鳴，皆不動心。

靈魂欲理解並記憶，須先與寂靜的說話者合而為一，恰似陶土塑成形體前，需先與陶工的心智交融。

唯有這樣，靈魂才會聽見，才會記住。

然後，內在之耳將聽見——

寂靜之聲

它說：-

若你的靈魂仍沐浴在生命陽光中歡笑；若仍在肉體與物質的繭裡歌唱；若仍在幻象的城堡中哭泣；若仍掙扎著要扯斷與上師（4）相連的銀線——弟子啊，須知，你的靈魂仍屬塵世。

若你萌芽的靈魂（5）仍去聆聽世界的喧囂；若仍回應大幻象（6）的咆哮；若你的靈魂仍因見著炙熱的痛苦之淚而驚懼，因聞哀號悲鳴而震聾，遂如怯弱的龜般退縮，躲入自我之殼——弟子啊，當知：對那寂靜之「神」而言，你的靈魂尚非相稱的聖殿。

當你的靈魂漸漸強大，便自其安穩的隱處滑出：掙脫保護她的殿宇，伸展其銀線，向前奔馳；當她在空間之波上看見自己的倒影，低語『這是我』時——弟子啊，你的靈魂已落入妄見的羅網（7）。

弟子，這塵世是悲傷之堂，在嚴峻的考驗道路上，布滿名為「大邪見」（8）的陷阱，專為誘捕你的自我而設。

無知的弟子啊，這塵世只是幽暗入口，通往微光；而微光之後才是真正的光明之谷——該處之光無風能滅，燃燒時不需燈芯，也無需燃料。

偉大法則如是說：「欲知曉『一切本體』（9），須先知曉自我。」欲證此本體之知，你必須將自我交於非自我，將存在歸於非存在，然後方能憩息於大鳥的羽翼之間。是的，在那不生不滅的翅膀間安歇何其甘美（10），此即AUM，貫穿無盡永劫（11）而常在。

你若想證得，就騎上那生命之鳥（12）。

你若要活著，那就捨棄你的生活（13）。

疲憊的朝聖者啊，有三個廳堂通向苦難的終止。幻象的征服者啊，三個廳堂將引你穿越三個狀態（14），進入第四個狀態（15），再達至七個界域（16），那便是永恆休息之境。

若想知道它們的名字，且聽且記。

第一個廳堂，名為無知之堂。

你會在這廳堂裡看見光明，在其中生活，也將在其中死去（17）。

第二個廳堂，名為學習之堂。*你的靈魂在其中尋見生命的花朵，但每朵花下都盤著一條蛇。（18）

[*考驗學習之堂。]

第三個廳堂是智慧之堂，其上是不滅的無岸之水，那是「全知泉源」（19），永不枯竭。

若想安然穿過第一個廳堂，切勿讓你的心智，將其中燃燒的慾望之火，誤認作生命的陽光。

若想安然穿過第二個廳堂，莫要駐足去聞那感人的花香。若想掙脫業力的枷鎖，就別在那些幻象之地尋找你的上師。

智者不在感官歡場流連。

智者不聽幻象蜜語。

往智慧之堂尋那使你再生者（20），此處無影子，唯真理之光恆耀不滅。

弟子，那「未生者」存於你之內，亦存於智慧之堂。若欲達之並融為一體，需先褪去幻象的暗衣。止息肉身之聲，勿令感官影象隔於「未生者」之光與你光之間，如此二者方可合一。知曉自身無知（21）後，需速離學習之堂。此堂陰險之美暗藏險阻，卻是你必經的考驗。謹慎，弟子，莫讓靈魂惑於虛幻之光，耽溺其欺詐輝芒。

此光閃自大誘捕者（魔羅）（22）的寶石。它惑亂感官，蒙蔽心智，令不慎者淪為棄骸。

被那耀目燈焰所引的飛蛾，終陷於黏油而滅。不慎的靈魂若未能制伏幻象惡魔的嘲弄，將重返塵世，為魔羅奴僕。

且看眾人之魂，盤旋於人生的風暴之海，筋疲力盡，流血折翼，逐一墜落於怒濤。被狂風捲走，遭颶風追逐，漂進漩渦，終湮沒於最初的巨渦中。

若想穿越智慧之堂抵達極樂之谷，弟子，緊閉感官，莫讓「分離」這一大可怖之邪見，使你與萬有分離。

勿令「誕於天界者」溺入幻象之海，或斷絕與宇宙本源（靈魂）之繫，當令那火性的力量退歸於至內之室——心之內室（23），亦即世界之母的居所（24）。

隨後，此力量將自心升至第六域，即中域，在雙眼之間；此刻它化為至一靈魂之息，成那充盈萬物之聲——這是你上師之聲。

唯此，你方能為「天空行者」（25），履風踏浪，步履不沾水。

在踏上神秘之音的階梯上層前，你須以七種方式聆聽內在神*之聲。

[*本體]

其一如夜鶯甜聲，向其伴侶吟別離之歌。

其二如天使銀鉞，喚醒閃爍星辰。

其三如海精靈困於貝殼，哀聲悠揚。

其四乃維納琴（26）吟唱。

其五如竹笛聲耳畔響起。

其六轉為號角鳴響。

其七如悶雷隆隆，震動四方。

第七種吞沒餘聲。諸聲消逝，再不聞。

六者（27）皆滅，置於上師足下，弟子遂融於至一（28），成那「一」而居其中。

入此道前，須毀你月身（29），淨你心智體（30），潔淨你心。

永生純水，清澈晶瑩，不與季風暴雨湍泥相混。

在晨曦初照時，蓮心一滴天露如珠閃耀，墜地即成泥；看啊，明珠已成一點污泥。

與不潔之思奮戰，以免受其凌駕。駕馭它們，如同它們駕馭你，若是任其生根滋長，這些思想終將壓倒毀滅你。弟子謹慎，即便只是其影子，也莫容靠近。其影會生長，增力擴形，甚至在你未察覺此邪獸之前，此黑暗之物將噬你。

弟子，須能隨意摧毀月身，而後「神秘力量」（31）*方能使你成為神靈。

[*昆達里尼，「蛇形力」或秘火。]

物質之我與靈之本體永不相遇。二者必滅其一；兩者無法並存。

靈魂的心智若要能覺悟，必須先碾碎人格之芽，毀滅感官之蟲，永不得復生。

若欲行於此道路，須先成為此道路（32）。

讓你的靈魂聆聽每聲痛呼，如荷花敞懷飲下晨光。

勿讓烈日曬乾一滴受苦者之淚，而須由你親自拭乾。

讓眾生每滴灼熱之淚，落至你心上停留，永不拭去，直到致淚的痛苦被消除。

哦，你心至為仁慈，此淚乃灌溉不朽慈悲之田的河。此田生出佛的午夜花（33），比沃蓋樹花更難尋罕見。此為脫離輪迴之種，引阿羅漢遠離紛爭慾望，渡他穿越存在諸域，抵達唯寂靜與非存在之域才知的平和極樂。

滅盡慾望；既已滅之，慎其死灰復燃。

消除對生命的貪戀，滅此渴愛（34）並非渴求永生，而是以永恆取代短暫之物。

當無所欲求。勿怨業力，亦勿惱那自然永恆法則。應當力克那人格、短暫、飄忽易逝之物。

助自然一臂之力，與她同心協力；她便會視你為同造者，向你行禮致意。

她會為你敞開密室，亮出深藏在她純淨之懷裡的珍寶。那寶物不沾塵手，只向靈之眼顯現；這隻眼永不合攏，能見她一切界域，再無面紗遮蔽。

她會為你指引門徑，一道、二道、三道，直至第七道。然後便是終極目標——那彼岸是不可言說的榮光，沐浴在靈的日光下，唯靈魂之眼得見。

欲通向此道，只此一途；唯至盡頭處，方能聽聞「寂靜之聲」。候選者攀爬的階梯，由苦難與痛苦築成；唯德行之音能使之止息。弟子啊，倘若你尚存半點惡習未棄，你就倒霉了。那梯子會崩塌、將你推落，梯腳深陷於你的罪孽與挫敗淵藪；你須在捨離之水中洗淨雙足，才能橫越這廣袤的物質深淵。當心，莫讓猶帶污穢的腳踏上梯級。那些膽敢以泥足玷污階梯者，禍哉！那污濁黏稠之泥將乾結，將腳緊緊黏住，牢不可脫，如狡詐捕鳥人膠桿上的雀鳥，再也無法前進。其惡習將現形、拖垮他。其罪孽將

高聲呼號，如日落後豺狼的嚎哭與嗚咽；其思緒將成軍隊，擄他為奴，押解而去。

在踏上莊嚴旅程的第一步之前，先消除你的慾望，弟子，使惡習無能為力。

在舉足登梯之前，先消除你的罪孽，使其永歸沉默。

靜息你的思緒，全心凝注於你的上師——你雖看不見他，卻能感知他。

若想迎敵自保，需將諸感官融為一感。此一感潛藏於你顱腔之內，憑此一感，那通往你上師的險峻之徑，方能現於你靈魂朦朧之眼。

弟子啊，漫長而疲憊的路就在眼前。但凡一絲過往的念頭，便會拖住你，迫使你重頭攀爬。

抹去內在一切過往的記憶。莫回首，否則你將迷失。

莫信慾望可藉由滿足而消除；此乃魔羅所灌輸的可憎邪見。惡習正因餵養而膨脹壯大，如花心裡的蠕蟲，愈食愈肥。

玫瑰需退返為母枝初生的花苞，否則蠹蟲將蛀蝕其心，吮盡生命汁液。

金樹需在風暴摧折樹幹之前，綻放其寶石般的花蕾。

學子須尋回失去的童蒙之態，方能聆聞第一聲響。

來自至一上師的光，是至一不褪的靈之金輝，自始便照耀弟子。其光芒穿透物質的厚重烏雲。

光線時而照亮此處，時而彼處，如陽光的碎金穿過叢林密葉，灑落大地。然而弟子啊，除非肉體沉寂、頭腦清明、靈魂如火光鑽石堅定純粹，

否則光輝到不了內室（23），其暖意溫不了心坎，且在初階之時，阿卡莎高處的神秘聲響（35），任你如何渴求，也傳不進你耳。

你需先聽見，否則你無法看見。

你需先看見，否則你無法聽見。能聽見與看見，乃是第二階段。

.....

當弟子闔眼、閉耳、口鼻皆止，卻依舊能見、能聽、能嗅、能嚐時；當四種感官交融、準備進入第五感——內在之觸——時，便已踏入第四階段。

至第五階段，喔，思想的消除者啊，這一切須徹底滅盡，無一復生（36）。

收攝心智，隔絕於一切外物外象，亦當止息內在影像，以免這在你的靈魂之光上投下暗影。

此時你已處於「凝念」（37），第六階段。

當你步入第七階段，幸福者啊，便不再感知神聖之三（38），因你自身已成那「三」。你與你的心智，如線牽的雙星，而頭頂燃著你的目標之星（39）。那「三」居於榮光與不可言喻的極樂中，於此幻世已失其名。三者化作一星，乃燃燒而不灼傷之火，是火焰之載體（40）。

成功的瑜珈士啊，此即所謂禪那（41），是三摩地（42）的真正先導。

而今你的自我已消融於本體中，融入了最初放射出你的那個本體。

弟子，你的個體性在何處？弟子本人在何方？如火花融於火中，水滴融於海，如那永在之光線，已成為一切，成為永恆的光輝。

而今，弟子，你既是行動者，也是見證者；是放射者，也是所放射的光；是聲中之光，是光中之聲。

蒙福之人啊，你深知五障。你已加以征服，並能掌御第六者，是四聖諦的解脫者（43）。照見四聖諦的光，乃從你自身發出——喔，你曾是弟子，如今已是師者。

這四聖諦即是：——

第一諦：你是否遍知諸苦？

第二諦：你是否已在「集」之門前，征服魔羅王？（44）

第三諦：你是否已於第三道門滅盡罪愆，從而證得第三真諦？

第四諦：你是否已踏上通往覺知的道途？（45）

此刻，安坐於菩提樹下吧——此乃一切知識之圓滿，須知，你已是三摩地之主宰，那澄澈無瑕的觀照之境。

看啊，你已化作光，你已化為音。你是自己的上師，自己的神。你所追尋的，原來是你自身：那綿延不絕的聲響，永恆迴盪，不變不遷，無垢無罪；七音歸一，終成

寂靜之聲

——唵·即·真——

(Om Tat Sat)

第一部分的詞彙表

寂靜之聲

(1) 神通：巴利語稱 Iddhi，即梵文 Siddhis。意指心靈感應等特異功能。神通有兩類：一屬較低等、粗顯的心靈感應與心智能量；另一則需極高靈性力量修鍊方能獲得。克里希納於《薄伽梵往世書》中道：

「凡修習瑜珈、已制諸感官，並將心智專注於我者（克里希納），一切神通皆隨其驅遣。」

(2) 「無聲之聲」，或稱「寂靜之聲」。若從字面探究，或可釋為「靈性音之聲」，其森札爾語對應梵語「內在音流」。

(3) 凝念 (Dhâranâ)：指心智全然專注於一內在對象，徹底脫離外在宇宙與感官世界的一切。

(4) 「偉大的上師」：弟子用以指稱自身「本體」。等同於觀世音 (Avalokiteśvara)，佛教密宗的本初佛 (Âdi-Budha)，婆羅門的阿特曼 (本體)，以及古代諾斯替派的克里斯托斯 (Christos)。

(5) 靈魂：此處特指人類自我 (Ego) 或心智，依我們的神秘七分法，又稱「人類之魂」（見《秘密教義》），有別於靈性之魂與獸性之魂。

(6) 大幻象 (Mahâ Mâyâ)：即客觀宇宙。

(7) 身見 (Sakkâyaditthi)：誤認人格為真實存在的妄見。

(8) 分離我見 (Attavâda)：此邪見執信靈魂（或自我）獨立於至一無限之本體。

(9) 「知曉原則者」 (Tattvajñânin) : 能「知曉」或辨識自然與人的諸原則；而「知曉本體者」 (Âtmajñânin) 則洞悉阿特曼，即至一本體。

(10) 「鳥」或天鵝 (Kala Hamsa, 詳見第11點)。據昆巴科南神智學會所譯《音流明點奧義書》記載 (屬《梨俱吠陀》) : 「音節 a 視為其 (鳥) 右翼, u 為左翼, m 為其尾, 末半音則為鳥首。」

(11) 東方思想所謂「永劫」, 意涵與西方截然不同。一般指梵天百年——亦即梵天的壽期, 為一個劫, 長達4,320,000,000年。

(12) 同部《音流明點奧義書》亦云: 「乘鳥之瑜珈士 (即冥想 Aum), 不為業力或億萬罪愆所染。」

(13) 欲活於靈中, 必捨物質人格之生活。

(14) 意識三狀態: 清醒態 (Jâgrat) ; 夢境態 (Svapna) ; 深度睡眠態 (Sushupti) 。此三態之後, 瑜珈士方臻第四態——

(15) 超絕態 (Turîya) , 高於無夢睡眠態, 乃超越一切的崇高靈性意識狀態。

(16) 部分梵語神秘主義者, 將七層面 (即七層靈性界域) 置於「鳥」 (見注釋十) 之體內。此鳥乃超脫時間與空間之天鵝, 一旦化入時間中, 即成「時間中之天鵝」, 成為梵天, 而非梵 (中性) 。

(17) 指感官現象世界與塵世意識之域。

(18) 指星光界: 乃超感官與欺騙性景象的心靈感應世界, 屬靈媒感知之域。即埃利法斯-萊維所言之「星光界巨蛇」。凡在此界摘取之花, 帶回人間, 莖上必纏一蛇。此界即大幻象之域。

(19) 純然靈性意識之域。達此境者, 行者便無危險。

(20) 啟蒙者授予弟子覺知，引其靈性誕生，亦即第二次再生，故尊稱為父上師。

(21) 無知，即非智慧，與知識相反。

(22) 魔羅在外傳宗教中被視為惡魔、阿修羅；然秘傳哲學中，則象徵人類惡習的誘惑，直譯即「扼殺靈魂者」。其形象為頭戴王冠的王者（魔羅王），冠上寶石璀璨，凡注視者皆為之目眩，象徵惡習對某些人的魅惑吸引。

(23) 心之內室。所謂「火性之力」，即昆達里尼。

(24) 此處「力量」與「世界之母」是指昆達里尼，此乃玄秘的「瑜珈士之力」。通常理解中，菩提多被視為被動原則，僅為至高靈阿特曼之載體。然而當菩提由被動轉為主動，便顯現為一種「電-靈性」力量，具創造之能；一旦喚醒，既能創生，亦能奪命。

(25) 「天空行者」（Khechara）或「行者」。據密典之王《薄伽梵歌註疏》第六章所述，瑜珈士之軀化作由風構成的身體，「如雲生肢」；爾後「他能望穿海洋星辰，看見彼岸的事物，聽懂天神之語，也能察知螞蟻心中所想。」

(26) 維納琴乃印度弦樂器，類琵琶。

(27) 六個原則，意指低等人格消散後，內在個體性消融於第七原則或曰靈之中。

(28) 弟子與梵或阿特曼合一。

(29) 慾望原則所生之星光體，即欲體。

(30) 心智體。月身是指星光體的人格之我；心智體指輪迴之個體性自我。我們必須將心智此層面之意識（低等心智）加以止息。

(31) 昆達里尼被稱作「蛇形之力」或「環狀力」，因其在修行者體內螺旋運作。此為一種電性火性的玄秘之力，亦即宇宙電之力，乃偉大原初能量，貫穿一切有機無機之物。

(32) 此「道」見載於一切密典。如克里希納於《薄伽梵歌註疏》所言：「當看見此道時……無論欲往東方花開之境，或赴西方幽室，持弓者啊，即使身未移動，也已行於此路。於此道中，人欲至何處，他自己就變成該處。」「汝即此道」是對已成就的上師所說，上師亦以此語告訴受啟蒙之弟子。亦有上師云：「我即此路與道。」

(33) 即開悟，是「菩薩之花」的綻放。

(34) 渴愛——「生之渴欲」，畏死戀生，此力驅動輪迴轉世。

(35) 此為修行者冥想之初聽見的玄秘之音或旋律，瑜珈士稱之「未擊而鳴之音」（Anâhata-śabda）。

(36) 此意謂修至第六階段——神秘學體系之「凝念」時，須將每一獨立感官在此層面「滅盡」（或止息），繼而融入第七感官，即最靈性之感知。

(37) 參見第三點。

(38) 在勝王瑜珈中，每一發展階段皆以幾何圖形象徵。此處所指的是凝念之前的聖三角。△乃高階弟子之標記，另一種三角則為高階啟蒙者之標記。佛說「我」時亦用此符；當如來自般若三法解脫時，佛亦以此象徵如來之形。弟子一旦通過初階，所見不再為△，而是——，這一符號乃——的縮寫，象徵完整的七重。此符號的真實形貌不予揭示，恐為宵小盜用褻瀆，行欺詐之事。

(39) 頭頂燃燒之星乃「啟蒙之星」。此為濕婆派信徒種姓標記；濕婆乃眾瑜珈士之大庇主。此標記為黑點，在現代或許象徵太陽，然古密義

中實為「啟蒙之星」。

(40) 是那永不可及的「火焰」之載體。只要修行者仍在此生之中，便始終無法觸及此「火焰」。

(41) 禪那 (Dhyâna) 是塵世修行的最後階段；但若修行者已是圓滿的上師，情況則另當別論。如前所述，在禪那境界中，勝王瑜珈士的靈覺照見本體，洞悉高等諸原則的運轉。再進一步，他便超脫第七層面（或依某些流派之說，第四層面）。在攝心之後 (Pratyâhâra，初步控制心智思想)，依次為凝念、禪那與三摩地，三者合稱三夜摩 (Samyama)。

(42) 在三摩地中，修行者超越一切個體意識，是連自身之「我」也不復覺知的境界。此時，他成為萬有本身。

(43) 北傳佛教所言「四聖諦」，即苦（痛苦與苦難）、集（誘惑之聚集）、滅（即其止息）與道（道路）。克服「五障」的方式包括：對苦的認識、知道人性的脆弱、所受的壓迫性束縛，以及必須斷離一切情欲乃至欲望；最後一項為「救度之道」。

(44) 魔羅國王踞守「集」門之前，欲以「珠寶」輝光眩惑求道者之目。

(45) 此處指五種輪迴之道中的第四道。此五道牽引並拋擲一切眾生，使其永遠流轉於憂喜交替之境。這些「道」其實都只是同一道的分支，也就是業力所循之道。

篇章二：兩條道路

慈悲之師，請為世人指路。看哪，人在無知與黑暗中叩門，只為目睹甘美之門敞開！

候選者問：

慈悲為懷的上師，何不教示心之教法？（1）難道拒絕引領你的僕從走向解脫之道嗎？

老師曰：

道路有二，圓滿有三，更有六種美德，將凡軀化為知識之樹（2）。

誰能近其門？誰先踏入？誰先得聽聞「二道歸一」的教法，領悟秘密之心（3）所揭示的真理？那避開學問而傳授智慧的法，揭示了一則悲苦之事。

唉！眾生皆具阿賴耶，與偉大的靈魂為一體。然縱有之，又有多少助益！

看，如同明月映於寧靜波面上，阿賴耶亦映於萬有，應於大者小者，也映於至微原子，卻難入眾生之心。嗟乎，能蒙此恩者何其稀少！這無價的福澤使人得以學知真理，正確觀照現存萬物，並獲得關於「非存在」的知識！

弟子問道：

老師啊，我當如何才能抵達智慧？智者啊，我又該如何臻至圓滿？

去尋覓道路。但弟子啊，啟程之前，須先淨心。舉步之前，須先學會分別真偽，辨明永恆與短暫。最要緊的是區分「頭腦-學識」與「靈魂-智慧」，即「眼之教法」與「心之教法」。

的確，無知如同密閉無空氣之容器，靈魂則是困於其中之鳥。牠不啼，亦不能振翅；歌鳥只能沉默僵坐，力竭而亡。

但即便無知，也勝過徒具學識，卻無靈魂智慧照亮引導。

智慧的種子不能在窒息無氣之處萌芽生長。心智若要存活、積累經驗，需要廣度與深度，更需要依止處，引向金剛靈魂（4）。莫在幻象之域尋覓依止；當超越幻象，求恆常不變的絕對實在（5），莫信幻想的錯誤引導。

心智如鏡，照見的同時也積染塵埃（6）。需要靈魂-智慧的柔風，拂去幻象的塵埃。初學者啊，當使心智與靈魂相融。

避開無知，同樣要避開幻象。遠離世間欺誑；莫信你的感官，皆屬虛妄。但是在你的身體內——那感官的聖殿中——在非人格裡尋覓「永恆之人」（7）；尋到他後，向內觀照：你即是佛（8）。

虔誠者啊，遠離讚譽吧。讚譽使人自迷。身非本體，本體本無形軀，不為毀譽所動。

弟子啊，自滿猶如一座高塔，傲慢的愚人攀登其上；他端坐其中，孤高自矜，除自己之外，無人知曉。

虛假之學為智者所棄，亦遭善法驅散於風中。善法之輪為眾人而轉，不分卑賤與傲慢。「眼之教法」（9）授予大眾，而「心之教法」授予揀選的弟子。前者驕傲地宣稱：「看哪，我知道。」後者在謙卑中有所收穫，低聲承認：「如是我聞。」（10）

弟子，「大篩子」乃心之教法的別稱。

善法之輪迅轉，晝夜碾磨不息。從金黃穀粒中，剔除無用穀殼，篩去麵粉中的雜質。業力之手引導此輪；每一轉，皆為業力之心的搏動。

真知為麵粉，虛假之學是穀殼。欲食智慧之糧，須以甘露*清水揉製麵粉。若用幻象的露水揉捏穀殼，造出的只能供死亡的黑鴿，即生、老、苦之諸鳥。

[*永生]

若有人告訴你，欲成阿羅漢便不可愛眾生；應告訴他，此為妄言。

若有人告訴你，為求解脫，必須憎恨母親、忽視兒子；背棄父親，稱之為「宅主」（11）；捨棄對人與獸的憐憫——告訴他們，此為妄言。

這些乃「不信者」*（Tīrthikas）所教。

[*婆羅門苦行僧。]

若有人告訴你，罪來自於行為，樂源於絕對不作為，應告訴他，此為妄言。人類行為本就無常；欲使心智解脫，透過止息罪惡和過失的方式，並不適用於「天神自我」*。「心之教法」如是說。

[*轉世的自我。]

「眼之法」體現的是外在與非實存之物；「心之法」體現的則是真諦*，是常住而永恆者。

[*Bodhi，真諦，神聖智慧。]

燈火明亮，因燈芯與燈油皆潔淨。欲使其潔淨，必須有淨化者；然而火焰本身並不感受淨化的過程。「樹枝為風所搖，樹幹卻安然不動。」

有為與無為，皆可安於汝內；身動而心靜，靈魂如高山澄澈之湖。

你欲成「時間之輪」的瑜珈士嗎？那麼，弟子啊：

莫以為獨坐暗林，孤絕自矜，遠離人群便能解脫；莫以為食根莖野果，飲山脈白雪，便能抵達終極解脫。噢，虔信者，切莫如此相信。

莫以為折骨裂肌，便能與「寂靜本體」合而為一（12）。噢，自身影身的受害者啊（13），莫以為戰勝粗重肉身的罪業，你對自然與人類的責任便已完成。

蒙福者鄙棄此道。法之雄獅、慈悲之主*洞見人間苦痛的真因後，便捨棄了寂靜荒野——那甜美卻自私的安歇。不再是林間隱者（14），而是人類的導師。此如來（15）證入涅槃後，開始於山巒與平野宣說，也在城邑開示，向諸天神、人與諸神說法（16）。

[*佛陀。]

播下善行，便收穫其果。不行憐憫之舉，即成致命罪愆。

聖者如是說。

你要棄絕一切行動嗎？如此靈魂無法得到自由。欲至涅槃，須先達本體之知；而本體之知，生於仁愛之行。

候選者，當有耐心，不懼失敗，亦不貪求成功。將你靈魂的目光，凝注於那顆星——你正是此星的一道光線（17）。這燃燒的星，照耀於永恆存在的無光深處，照耀於未知者的無邊之境。

要堅忍，如那永遠長存者一般。你的影身，生而又滅（18）；但那於你內在者，卻永生不死，且知曉一切，因它即是「知識」本身（19），而非易逝的生命：它是那曾在、今在、永在者，對他而言，時間的鐘聲永不敲響。

弟子啊，若你渴望收穫甘美的安寧與休憩，便須以功德作種，播入來日豐收之田。坦然接受生而為人必經的苦楚。

走出陽光，步入陰影，為他人騰出更多空間。在痛苦與悲傷的乾涸土壤，以淚水澆灌，終將催生業報的花與果。從人間生命的爐火與黑煙中，

升起帶翼的火焰——那經淨化的火焰，在業力注視下升騰，最終織就「道途」的三件榮耀衣袍（20）。

此三袍為：應身、報身、法身，那崇高之袍（21）。

商納袍（22）確能贏得永恆之光。唯有商納袍能賜予寂滅的涅槃；止息輪迴，然而，弟子啊，這也扼殺了慈悲。那些已披上法身榮光的圓滿諸佛，再也無法伸手助人解脫。唉！豈能為一己之得，而捨眾生？為一人之利，而棄全人類？

初學者當知，這是一條「公開之路」，通往自私的極樂，此乃「秘密之心」的諸菩薩（慈悲諸佛）所不取。

為利益眾生而活，是第一步；修習六種輝煌德行（23），是第二步。

披上應身的樸素之袍，便是放棄自我的永恆福祉，以助人得度。證得涅槃之樂後，又毅然捨之，乃是至高、最後的一步——捨離之道上的最高境界。

弟子當知，這便是「秘密之道」，為圓滿諸佛所選的道路——他犧牲本體，以扶持孱弱的眾生。

然而，若「心之教法」對你而言太過崇高，你自覺尚需援助，而怯於助人……那麼，怯懦的心啊，我且及時告誡你：且安於「眼之教法」中的律法吧！但須懷抱希望！因「秘密之道」縱在「今日」尚不可及，「明日」或許便伸手可觸（24）。須知一切努力，即使再微小，無論朝向正途，或偏入歧途，都不會從因果之域消失。即使散盡的煙，也不會無跡可尋。「前世說出的一句惡言，不會消滅，終將再度歸來。」*辣椒不會長出玫瑰，甜茉莉的銀星之花，也不會變作荊棘或薊刺。

[*中觀應成派之教誡。]

你「今日」就能為你「明日」創造機緣。在這「偉大旅程」中（25），每一刻種下的因，必結對應的果，因嚴正的「正義」主宰著世界。它浩大而從不差失的運行，福樂或悲苦的人生——皆是我們前世思想與行為所生的業果。

那麼，去領受你應受的一切吧，忍耐之人啊。振作起來，安然接受命運。這是你的業力，輪迴中的業力，是眾人的命運，隨你一同在苦痛與哀傷中誕生。生生世世，笑與淚交織，皆繫於你過往的行為。

.....

你「今日」為他們而行，「明日」他們也將為你而行。

最終解脫的甘美果實，正從「捨己」之芽萌生。

因畏懼魔羅而不敢助人者，注定滅亡；他怕自己一旦行動，便是在為私我而行。朝聖者想在流水裡冷卻疲憊的四肢，卻因畏懼水勢不敢涉入，終不免在酷熱中昏厥。出於自私恐懼的不作為，只會結出惡果。

自私的修行者，活得毫無意義。人若不完成此生應盡之職，便是虛度一生。

順應生命之輪；遵循義務之輪，無論是對家族親人、朋友仇敵。心智不受快樂與痛苦影響。耗盡業力的報應法則。為你的來世贏得神通。

若你做不了太陽，就做一顆謙卑的行星。是的，若你無法如正午的烈日，在永恆純潔的雪峰上熾燃，那麼，入門者啊，請擇一條更謙卑的道路。

去指出那「道路」，如同暮星，為暗夜行路之人指引——縱使微光黯淡，在群星間幾乎難辨。

看哪，火星的「眼」在緋紅面紗後，正掃視沉睡的大地。瞧，水星之「手」的火焰光暈，懷著護佑之愛，覆臨修行者頭頂。二者如今皆是太陽

(26) 的僕從，在他離去時，成為夜裡沉默的守望者。然而在往昔諸劫中，它們都曾是耀眼的太陽，或許在未來的「日子」裡，又將再度化為雙日。這便是自然中業力法則的沉浮與循環。

弟子啊，當如它們一般。把光明與安慰，給予辛勞行路的朝聖者；去尋那比你所知更少的人；他枯坐於悲苦孤寂中，渴求智慧之糧，也渴求滋養影身之糧；無導師，無希望，無慰藉——讓他聽聞法則吧。

候選者啊，告訴他，人若能放下驕慢與自大，成為虔敬的婢女；雖仍依戀於存在，卻將自己的忍耐與對法則的順服，如一朵芬芳的花，獻於佛陀足前——此人便能在此生證得入流者 (27)。圓滿的神通或仍遙遙在前；但第一步既已邁出，踏入此流，將得山鷹般的眼力，與怯鹿般的聽覺。

求道者啊，告訴他，真正的虔誠能喚回那前世曾有過的知識。天眼與天耳，非一世短暫生命所能求得。

欲得智慧，先當謙卑。

已得智慧後，應更加謙卑。

要如海洋，納百川千河。大海深廣而寂然，不為其所動，亦不受其擾。

以神聖自我約束低等自我；

再以永恆者，約束神聖自我。

是的，能斬斷慾望者，固然偉大。

而更偉大者，是神聖自我已滅盡對於慾望的覺知。

須看管好低等者，以免它玷污了高等者。

最終自由之路，在你自身之內。

這條路始於自我之外，亦終於自我之外（28）。

在不信者傲慢眼中，眾河之母卑不足道；愚者視人身如空殼，縱然盛滿甘露甜水。然而，聖河之源本是聖地（29），智者必受眾人所敬。

具無邊視野的阿羅漢與聖者（30），如伏曇婆羅花般稀有。阿羅漢誕生於午夜，伴隨九莖與七莖的神聖植物（31）；這聖花在黑暗中綻放，由清淨露水滋養，生於冰封的雪山之巔——那從未有罪污之足踏過的高處

弟子啊，當靈魂初次渴望究竟解脫時，沒有人能在那一生便成為阿羅漢。然而，焦切之人啊，只要戰士自願投身於生者與死者的激烈鬥爭（32），哪怕只是初入伍的新兵，也絕不會被拒於踏上通往戰場之道路。

因為此乃非勝即敗。

是的，若他得勝，涅槃將屬於他。即便他尚未脫離凡塵影身——那孕育無盡苦痛之因——世人已尊敬他為一位偉大而神聖的佛。

即便他倒下，亦非徒然；他在前一戰中所斬之敵，不會於來世捲土重來。

但你若想抵達涅槃，或捨棄獎賞（33），切莫讓行動或不行動的果報成為你的動機，你這無畏的心。

須知，那些選擇「捨棄」而非「解脫」的菩薩，承受了「秘密生活」之苦（34），被稱作「三重尊者」。喔，願在諸劫中承受悲苦的候選者啊。

弟子啊！道路雖一，至終卻分為兩途。沿途的階段由四道與七道門標誌；終點一端是即刻的福樂，另一端是延遲的福樂。二者皆是功德的報償：選擇在你。

一化為二，公開之道與祕密之道（35）。顯者通向目標，密者通向自我犧牲。

當無常者獻予永恆者，獎賞便歸於你：一滴水，回到它來自的汪洋。「公開之道」通向不變之變——涅槃，是絕對性的殊勝境界，是超越人類思維的極樂。

故第一條路即「解脫」。

而第二條路——是「捨棄」，故名「苦難之道」。

那秘密之道將阿羅漢引向無以名狀的心智之苦；為活著的死人（36）哀慟，對業力悲苦的眾生，懷著無助的憐憫，而這業果，連聖賢也不敢止息。

因經上寫道：「教人避開一切因；至於果之漣漪，或細如微波，或巨如潮浪，你當任其流轉。」

一旦抵達終點，「公開之道」會讓你拒卻菩薩身，進入三重輝煌的法身之境（37），從此忘卻世界與眾生。

「秘密之道」亦通向超涅槃的至福，但須待無數諸劫終盡。只因懷抱對迷妄眾生的無邊悲憫，涅槃屢證，又屢捨卻。

但有句話說：「最後的，將是最偉大的。」正等正覺的圓滿導師為救度世界而捨其自我，駐足於涅槃純淨境界的門檻前。

.....

你如今識得了這兩條道路。熾熱的靈魂啊！當你穿過七重門抵達終點，抉擇的時刻便將到來。你的心智已然清明，不受妄念糾纏，因你已學盡一切。真理在揭去面紗後，嚴正地直視你的面容。她說：

「為己所得的安息與解脫，其果甘美；然而承擔長久而艱苦的重責，其果更為甘美。是的，這是為了他人、為受苦的同胞而捨棄獎賞。」

那些成為辟支佛者（38），只向自身頂禮。而贏得戰鬥、獎賞在握的菩薩，卻以神聖的慈悲說道：

「為了他人，我捨棄這偉大的獎賞。」如此成就了更偉大的捨棄。
他，便是世界的救度者。

.....

看哪！至福的目標與漫長的苦難之道，皆在最遙遠的彼端。悲憫行者
啊，在未來的諸劫之中，你可任選其一！.....

唵，金剛手，吽

第二部分詞彙表

兩條道路

(1) 佛教有兩派，秘傳與外傳，分別稱為「心」之教法與「眼」之教法。菩提達摩在中國稱之為「宗門」（秘傳）與「教門」（外傳），此稱謂後傳入西藏。命名緣由，乃因心之教法是從佛陀本心流露而出，而眼之教法則是其頭腦或理智的產物。「心之教法」亦稱「真理之印」或「真印」，這一象徵常見於秘傳著作的卷首。

(2) 「知識之樹」是達摩追隨者（智慧宗教）給予開悟者的稱號，即已臻神秘知識巔峰者。中觀派創始人「龍樹」亦然，龍為智慧與覺知的象徵。樹備受尊崇，因佛陀於菩提樹（智慧之樹）下誕生、開悟、第一次正式說法，並於此圓寂。

(3) 「秘密之心」指秘傳教義。

(4) 「金剛靈魂」（Vajrasattva，金剛薩埵）是至高佛之尊號，為「一切奧秘之主」，亦稱「金剛總持」（Vajradhara）或「本初佛」。

(5) 絕對實在（SAT），乃至一永恆之絕對實在與真理，餘者皆為幻象。

(6) 此說出自神秀的教法。他認為，心智如鏡，會吸附並映照每一粒塵埃，因此須日日看護，時時拂拭。神秀是北宗第六祖，傳授達摩的秘傳教法。

(7) 北傳佛教稱轉世之自我為「真人」，此自我將與其本體合一時，即證佛果。

(8) 「佛」意即「覺悟者」。

(9) 見註 (1) ，即面向大眾之外傳佛教。

(10) 佛經卷首常見此語，意指下文乃依佛陀與阿羅漢親口所傳而錄。

(11) 在《羅吒波羅經》傳說中，偉大的阿羅漢羅吒波羅以此稱呼其父。然此類傳說皆屬寓言（例如羅吒波羅之父的宅邸有七道門），因而此句乃斥責拘泥字面者。

(12) 本體即第「七」原則。

(13) 密教中，肉體被稱為「影身」。

(14) 指一位隱士：當他成為瑜珈士時，便退入叢林，棲居林中。

(15) 如來 (Tathâgata) 為諸佛通用之尊號。

(16) 北傳與南傳各傳統皆一致記載：佛陀一解開生命之謎、也就是獲得內在覺悟後，便離開獨處之境，公開教化世人。

(17) 依秘傳教義，每個靈性自我，皆是「行星之靈」所放射的光。

(18) 「人格」即肉身，秘傳教導稱之為「影身」，短暫易逝。

(19) 心智乃人之思維原則，亦稱自我，在此被視為「知識」本身，因人類自我被稱為（宇宙）心智諸子 (Mânasa-putras) 。

(20) 參見第三部注釋第 34 點及其後。

(21) 同上。

(22) 商納袍 (Shangna) ，源於王捨城之商納瓦蘇 (Shangnavasu) ，他是第三位大阿羅漢，屬於傳播佛教的三十三位阿羅漢；東方學者稱此傳承為「祖師」階系。「商納袍」喻指證得智慧，從而步入（人格）寂滅之涅槃。字面意為入門者的「啟蒙之袍」。埃德金斯

(Edkins) 指出，此種「草衣」於唐代自西藏傳入中國。「阿羅漢誕生時，此植物便生長於淨地。」中國與西藏皆有此傳說。

(23) 「修行德行（波羅蜜）之道」，意即發心成為苦行瑜珈士。

(24) 「明天」指來世，即下一次轉生。

(25) 「偉大旅程」指一個「輪迴」週期內的全部生命歷程。

(26) 西藏占星學中之太陽。火星以「眼」為象徵，水星則以「手」為象徵。

(27) 入流者，即「踏入涅槃流之人」，鮮少有一世證得涅槃者，除非有特殊因緣。通常，弟子自某世起修，而需歷七次轉生方能圓滿此道。

(28) 指人格低等「自我」。

(29) 「不信者」是指喜馬拉雅山「彼側」之婆羅門教派。在聖地西藏，佛教徒稱他們為「外道」；反之，他們也如此稱呼佛教徒。

(30) 無邊視野，或曰天眼通、超常之目力。阿羅漢能於遠近諸處，「見」一切、知一切。

(31) 參見第二十二條：商納植物。

(32) 「生者」指不朽之高我，「死者」則是低等人格自我。

(33) 參見第三部第三十四條。

(34) 「秘密生活」指的是以應身生活。

(35) 「公開之道」與「秘密之道」——前者傳於世人，屬外傳且普遍接受；後者為秘傳之道，其奧義只於啟蒙時方得開示。

(36) 對秘傳真諦與智慧一無所知者，謂之「活死人」。

(37) 參見第三部第三十四條。

(38) 辟支佛乃勤求法身之菩薩，歷多世修行，終得法身之袍。他們不顧人間疾苦，無意救助世人，唯求己身福樂，入涅槃後便從世人眼中與心中消逝。北傳佛教視「辟支佛」為靈性自私之代稱。

篇章三：七道門

「上師（1），我已作出選擇，渴求智慧。如今您已揭開秘密之道前的帷幕，教了我大乘（2）。您的僕役已準備接受您的引導。」

很好，弟子（3）。準備吧，你須獨自前行。老師僅能指路。道路雖只有一條，抵達之法卻須因求道者而異。

無畏的心啊，你將選擇何者？是「眼之教法」的四重禪那（4），抑或穿行六重高尚德行的波羅蜜（5）之門，邁向般若智慧的第七步？

四重禪那之路崎嶇，蜿蜒而上，能登其巔者，乃三重偉大。

而波羅蜜高峰的小徑更為陡峭。你須奮力穿過七道門，亦即七座堡壘——為殘酷狡詐的勢力把守，即慾望的化身。

弟子，振作！謹記金律：一旦通過「入流者」之門（6），成為「入涅槃河之人」；無論今世來生，一旦踏上此河河床，你僅需最後七度轉生。哦，意志如金剛者！

追尋神聖智慧者，凝視吧，你眼前是何景象？

「黑暗斗篷覆蓋物質深淵，我於其褶皺間掙扎。我凝視，它愈加深沉，上師啊；你手一揮，它便消散。一道暗影移動，如盤蛇舒展，蜿蜒爬行……它生長、膨脹，終消逝於黑暗。」

那是你偏離道路的自身之影，投落在你罪業的幽暗中。

「是的，上師啊。我見那道路：其足立於泥濘，頂峰沒入涅槃榮光。我見通往智慧之途，門愈見狹窄，艱途荊棘密布。」

你所見極是，弟子。這些門引領求道者渡重水，「到達彼岸」（7）。每道門皆有一把金鑰開啟，包括：

一、佈施：慈善與不朽之愛的鑰匙。

二、持戒：言行和諧之鑰，調衡因果，不再新產生業力。

三、忍辱：甘柔忍耐，無物能擾。

四、離幻：於苦樂漠然，幻象已破，唯見真理。

五、精進：勇往直前的能量，自塵世謊妄的泥淖中奮戰而出，直趨至高真理。

六、禪那：其黃金之門一旦敞開，便引聖人（開悟者）進入永恆實在之境，以及其無盡觀照。

七、般若智慧：此鑰使人成神，成為菩薩，成為禪那主之子。

此即開啟諸門的金鑰。

哦，編織自身自由者！欲抵達最後大門，必先於疲憊漫長道路上，掌握這些圓滿波羅蜜——即六種或十種超然德行。

因為，噢，弟子！在你具足資格，得以與導師面對面、與上師光光相照之前，你曾被教導什麼？

抵達第一扇門前，你須學會把心智與身體分開，驅散暗影，安住永恆。為此，你須於萬物中生活與呼吸，如你所感知的一切也在你之中呼吸；感受自己安居於萬物，萬物皆安居於本體。

不可任由感官在你的心智中嬉戲作亂。

你不可將自身的存在與「至一存在」及其餘萬有分離；應如海洋融於水滴，水滴融於海洋。

如此，你方能與眾生全然和諧；當愛世人，視若同學道友，同師之弟子，同一慈母的孩子。

老師眾多，但上師-靈魂唯一（8），即阿賴耶，宇宙靈魂。活在那上師之中，如其光線在你之中。活在同胞之中，如他們活在祂之內。

當你立於道路門檻、邁過第一扇門之前，必須將人格之我獻予非人格的本體，使二者合一，從而摧毀其間的「道路」——安達卡納拉（9）。

你須預備自己，以回答巖峻之法，它將在你踏出第一步時問道：

「志願高遠者啊，你是否已遵行所有戒律？」

「你是否已使自己的心與意，調諧於全人類偉大的心與意？如同聖河的轟鳴之聲，迴盪著萬籟（10），『欲入此流者』的心，須與眾生的每聲嘆息、每個念頭共鳴。」

若以回響靈魂的維那琴為喻，弟子是琴弦，全人類則是共鳴板，而撥奏此琴的那隻手，則使琴音隨著世界之魂的和諧氣息而鳴響。在上師的彈撥下，若有一根弦無法與其他諧鳴，便會斷裂遭棄。因此，弟子的集體心智亦須調諧於上師心智，與超靈魂合一，否則必將脫離。

「陰影兄弟」便是如此脫離——他們弒殺了自身的靈魂，成了可怖的紅帽派（11）。

光明的候選人啊，你是否已讓自己的生命，與人類深重的痛苦相共鳴？

若有……那你便可進入。但在踏上陰鬱的悲苦之路前，須先認清沿途隱伏的陷阱。

.....

當你手持慈善、愛與溫柔憐憫之鑰，便可安然面對佈施之門，此門正矗立在道路的入口。

看哪，喜樂的朝聖者！迎接你的門扉高聳寬闊，彷彿輕易可入。其路筆直、平坦、青翠，宛如幽林深處一片向陽的空地，映著阿彌陀佛淨土的

一隅。那兒，希望的夜鶯與羽色燦亮的鳥兒，棲於青翠的林蔭之中，對無畏的朝聖者歌唱成功。它們歌詠菩薩的五德、智慧力量的五重泉源，以及通向覺知的七個步階。

前行吧！既已持鑰，便安然無虞。

通向第二道門的路同樣青翠，然而它陡峭難行，蜿蜒上坡；是的，一直通向那岩石嶙峋的頂端。灰霧籠罩粗礪多石的高處，前方一切沉入黑暗。愈往前走，朝聖者心中的希望之歌愈發微弱。疑懼的寒顫襲身，步伐開始動搖。

當心此處，噢，候選者啊！當心那悄然蔓延的恐懼，如子夜黑蝠無聲的翅膀，橫互在你靈魂的月光與遠方隱約的偉大目標之間。

弟子，恐懼會扼殺意志，令一切行動凝滯。若無持戒之德，朝聖者必將失足，業力的碎礫將在崎嶇徑上擦傷雙足。

穩住腳步，候選者。將你的靈魂浸入忍辱的本質；此刻你正抵達此門，那堅忍與耐心之門。

勿闔雙眼，定睛於金剛（12）；魔羅的箭矢，總刺穿未達離幻之人（13）。

慎防顫抖。恐懼的氣息會令忍辱之鑰銹蝕，再也打不開門扉。

愈向前行，腳下陷阱愈多。前路僅憑一團火照亮——那是燃於心中的勇氣之光。人愈勇敢，所獲愈多；愈是畏懼，光便愈微弱——而唯此光能指引。猶如高山巔頂的落日餘暉，一旦消逝，緊接著便是漆黑的夜。心中之光亦是如此。當它熄滅，幽暗駭人的陰影將自汝心投向道路，雙足因恐懼而定於原地。

弟子，當心那致命的陰影！除非捨盡一切自私之念，否則任何靈之光皆無法驅散低等靈魂的黑暗。朝聖者需能宣稱：「我已捨棄此短暫軀殼；

我已斷滅諸因；而所投之影——那些果——已不復存在。」

此刻，高我與小我的最後決戰已然展開。看哪，連戰場亦被此戰吞沒，從此無存。

但一旦你越過忍辱之門，第三步便完成了。此刻，你的身軀成為你僕役。接著，準備迎向第四道門，那誘惑之門，將誘陷內在之人。

在你接近目標、舉手扳開第四道門之前，你必須掌握自身一切心念變化，並殲滅那支感知與思想的軍隊——它們隱微險詐，不請自入，潛入靈魂明亮的聖殿。

若你不願被其所殺，就必須使自己的造物無害——即思想產生的諸子，看不見也摸不著，群聚於人類四周，是人與其塵世殘滓的後裔與繼承者。去探究那看似充實的空無，與看似空無的充實。無畏的求道者啊，向你心井深處凝望，然後回答：你可知曉本體之力？你這感知外在影子的人啊。

若不知曉，你便迷失了。

因為在第四條道路上，再輕微的一縷慾望之風，都會擾動靈魂純白牆壁上穩定的光。安達卡那拉是橫互於你的靈與自我之間的路，是感官的大道，是我執（14）的粗暴喚醒者。在此路上，只要對於幻象的虛幻禮物生起一絲渴望或追悔，即使只是一念如電光閃逝，也會使你喪失已贏得的三項重獎賞。

須知，永恆者從不改變。

「永離八苦，方能證得智慧與解脫。」偉大的世尊、圓滿的如來——追隨先覺者足跡而來——如是宣說（15）。

「離幻」之德，嚴峻而苛切。欲通其道，須使你的心智與感知，比以往更加遠離一切害生之行。

須以純淨阿賴耶浸透己身，與自然的靈魂意念合而為一。與之合一，便無可摧毀；一旦分離，便成為「世俗諦」（16）的遊戲場，而世間諸妄由此而生。

人之中一切皆無常，除了阿賴耶純淨光明的永恆本質。人是其晶瑩的光芒：內在是一束無垢之光，底面卻由塵泥塑成。那光是你的生命嚮導、真實本體，是觀者與靜默的思者，亦是小我的受害者。你的靈魂只會因迷誤的身體而受到傷害；控制並主宰小我與身體，臨「平衡之門」時方得安穩。

「渡向彼岸」的勇毅行者啊，振作罷！莫聽魔羅眾魔的低語；揮退那些誘惑者、惡性的精靈，以及無盡空間中嫉妒的阿修羅。（17）

持守堅定！你已逼近中間之門，那悲苦之門，佈有萬重險阱。

求圓滿者啊，若欲跨其門檻，先降伏你的心念。

求永恆真理者啊，若要抵達終點，須先主宰自己的靈魂。

將你的靈魂之眼凝注於那至一純光——那不為愛憎所染的光，並運用你的金鑰……

……

艱辛的使命已成，你的辛勞將盡；那曾張口欲吞噬你的巨大深淵，也幾乎已被跨越。……

……

你已渡過了環繞人類欲望之門的護城河，並戰勝魔羅與其狂暴魔軍。

心中污穢已除，不淨的慾望流盡。然而，光榮的戰士啊，使命未竟。築高牆以護聖島*，弟子，築壩守護心智，莫因偉大成就而生驕滿。

[*高我，或思維之自我。]

一念的驕傲便毀全功。是的，務必築得堅固，免遭大千幻象之海的怒浪衝岸，吞沒了朝聖者和島嶼——縱已取得勝利，亦然。

你的「島」如鹿，你的念頭如獵犬，一路疲擾追逐，迫使牠奔向生命之流。若鹿在抵達「智慧之道」的避難谷前，就被吠叫的魔犬追上，何等可悲！

欲安住「智慧之道」（18），並以之為己道，你的靈魂須變得如熟透的芒果：見他人之苦，當如金黃果肉般柔軟甘甜；面對自身之苦與悲，則須似果核般堅硬。啊，征服福禍者。

使你的靈魂堅如金剛，不受「自我」羅網所縛，方配稱為「金剛靈魂」（19）。

正如鑽石深埋大地脈動之心，從不映照塵世光輝；你的心智與靈魂亦當如是，在沉入「智慧之道」後，不可再映出幻象幻境之一物。

當你達至此境，道途中你所須征服的諸門，便會大敞其扉，任你通行，自然界最強之力亦不能阻你進程。你將掌握七重之道。而未至此境者，則不能也。啊，歷經難言試煉的候選者。

在那之前，尚有更艱難之事待你完成：你須覺知自己為一切之念，同時自靈魂中驅盡諸念。

你須達至那心智凝定之境：任憑風勢再強，也不能將一絲塵念吹入其中。淨化後，這座聖殿中，不得有任何作為、聲響，或塵世之光；如霜凍之蝶，僵落門前，一切塵念，於聖殿之前寂滅。

看啊，經文如是記載：

「金焰欲穩燃放光，此燈當護於無風處。」*若曝於變幻微風中，燈焰便會搖曳閃爍，顫動的火焰會在靈魂潔白的聖殿上投下虛妄、幽暗而變幻不定的陰影。

[* 《薄伽梵歌》]

屆時，真理追求者啊，你的「心智-靈魂」將如狂象，肆虐林間。誤將林木視為活敵，見日照的岩壁上舞動著變幻陰影，竭力撲殺，終使自亡。

當心，莫因眷顧小我，使你的靈魂無法立足於天神覺知之地。

當心，莫因忘卻「本體」，使靈魂失去對顫動心智的掌控，因而喪失勝利應得之果。

當心變化！因變易是你的大敵。它將擊退你，拋離所行之道，使你陷於疑沼。

做好準備，時刻警醒。無畏的鬥士啊，若你嘗試而敗，亦莫失去勇氣：持續奮戰，再次進擊，一次又一次。

無畏的戰士，縱使寶貴的生命之血從裂開的深創中流出；仍會攻向敵人，將其逐出堡壘，在自己氣絕之前將其擊敗。故而行動吧，所有受挫受苦之人，當效法他；從你靈魂的堡壘中，驅盡一切敵寇——野心、忿怒、仇恨，乃至欲望的幽影——即便曾經失敗……

請記住，為人類解脫而戰者（20），每一次失敗皆是成功，每一回誠摯的嘗試，終將得其回報。神聖胚種悄然於弟子靈魂萌發；每經新考驗，其莖稈愈見堅韌。如蘆葦屈而不折，永不消亡。時辰一到，終將綻放
(21) ……

……

但若早有準備，便無須懼怕。

……

從此，你的道路已然明朗，並已穿過七門中的第五門——「精進」之門。如今，你正行於通往「禪那」避風港之路；那是第六門，亦即智慧之門。

禪那之門宛如雪花石膏瓶器，潔白通透；內裡燃著穩定的金焰，那是阿特曼放射的般若之火。

你便是那只瓶。

你已遠離感官諸物，行於「見道」與「聽道」，立於覺知之光中。此刻你已臻極度漠然之境（22）。

弟子啊，你安全了。

.....

罪之征服者啊，須知一旦「入流者」（23）穿越第七道路，萬物便在喜悅的敬畏中震顫，肅然俯首。銀星向夜花閃爍著此消息；溪流向卵石漾傳此事；幽暗海浪向浪邊礁石轟然宣告；芬芳微風向山谷歌唱；莊嚴的松樹則神秘低語：「一位上師已然興起，一位白晝的上師。」（24）

此時他如一根白色石柱，矗立西方，而永恆思想的旭日，將最初、最輝煌的波光傾灑其面。他的心智如平靜無邊的海洋，鋪展至無岸的空間。他以強勁之手執掌生與死。

是的，他如此強大。在他身中解放的生命力即是他本身，足以將幻象之幕高舉，超越眾神，超越梵天與因陀羅。如今，他必將抵達偉大的報償！

降伏大幻象之人啊，難道不該運用所得之恩賜，換取自己的安息與至樂，以及應得的福樂與榮光嗎？

不，渴求自然奧秘的候選者啊！若願追隨神聖如來腳步，那些恩賜與力量非為自我而用。

難道你要築壩攔住須彌山之流水？（25）還是為一己之故改引其流？還是讓它循著諸劫峰巔，回歸本源？

若要那得來不易、天授智慧之流常保甘美泉湧，便不可任它淪為死水一潭。

須知，若欲成為阿彌陀佛「無量壽」的合作者，須如觀世音菩薩與大勢至菩薩一樣（26），將所得之光遍照三界。（27）

須知，你所贏得的超凡覺知與天神智慧之流，須從你自身——阿賴耶的渠道——傾注至另一河床。

秘密之道的聖人啊！須知，那純淨清水，須用來使大海的苦澀浪波潮轉為甘甜——那由人類淚水匯成的悲苦之海。

唉！一旦你如最高天之恆星，那明亮天體須從空間深處為一切眾生放光——唯獨不為己；照亮一切，而不取自任何人。

唉！一旦你如山谷純雪，觸之冰冷而漠然，卻溫暖庇護著深睡懷中的種子——如今，正是這雪必須承受刺骨寒霜與北風侵襲，保護大地免其尖利殘酷之牙的侵害，使大地能得應許之豐收，以滋飢餓之人。

自願歷經未來諸「劫」*存留，無人感謝，無人知曉；如一石嵌於無數石中，共同築成「守護之牆」（28）。若你通過第七道門，此即你未來樣貌。此牆由眾慈悲上師之手建造，以他們的苦難築高，以他們的鮮血凝合，自有人類以來，便護衛眾生，使其免受更深、更巨大的苦難與悲苦。

【*時代循環】

然而，人看不見這堵牆，也不願覺察它；更不聽智慧之言……因他不識得。

但你已聽見，你全然知曉。噢！你這熱切純真的靈魂啊……你必須作出抉擇。再次聽著。

入流者啊，在入流之道上，你已安然無虞。是的，此道路上，疲憊朝聖者所遇唯有黑暗；雙手為荊棘撕裂，滴落鮮血，雙足為鋒利燧石割傷；

魔羅揮舞最強兵器——而偉大的果報，隨即就在彼岸。

朝聖者平靜泰然，沿著通往涅槃的水流逆流而上。他深知，雙足流血越多，自身便洗得愈潔白。他亦明白，只需再經七度短暫的轉生，涅槃便將屬於他……

這便是禪那之道，是瑜珈士的安泊之港，是入流者所嚮往之的福樂目標。

然而，一旦通過並證得阿羅漢之道，便非如此了。

在此道中，煩惱（29）永滅，貪愛（30）之根亦被拔除。但且慢，弟子……還有一言。你能消滅神聖的慈悲嗎？慈悲並非一種屬性。它是萬法之法，是永恆的和諧，是阿賴耶的本體；它是無岸的普遍本質、永恆正法之光、使萬物各得其宜，是永恆之愛的法則。

你越是與之合一，你的存在越是融入其存在，你的靈魂越與那「如是」合一，你便越成為絕對的慈悲（31）。

此即「聖人之道」，亦是圓滿的諸佛之道。

然而，那些神聖經卷究竟何意，使你如此說道：

「唵！我相信，並非所有阿羅漢都在涅槃道上獲得甘美果實。」

「唵！我相信，並非所有佛都進入涅槃-法。」（32）

[《大乘經·佛懺悔文》第一分第四章]

是的，踏上聖人之道後，你已不再是入流者，乃是菩薩（33）。你已越渡此流。誠然，你有資格披上法身之衣；然而報身較涅槃者更偉大，而應身猶勝之——那便是慈悲的佛（34）。

菩薩啊，且垂首諦聽——慈悲向你說道：「當眾生猶在受苦，你能有至樂嗎？難道你要獨自得救，卻聽著全世界哭泣嗎？」

如今，你已聽聞此言。

你將登上第七階，穿越最後的覺知之門，然而這一切，只為與苦難同在——若你願成為如來，便當追隨先覺者的腳步，持守無私，直至無盡之終。

你已覺悟——抉擇你的道路吧。

.....

看哪，柔和的光輝盈滿東方天際。天地皆以讚美之象相合；從四重顯化之力中，愛的頌歌升起——來自熾燃之火與流動之水，來自芬芳之土與奔馳之風。

聽！……勝利者沐浴金色光輝中，在此深不可測的光漩之中，自然萬有的無言之聲，化作千種音調升起，宣告道：

歡騰吧！塵世間的人啊！（35）

一位求道者「自彼岸歸來了」。

一位新的阿羅漢（36）誕生了……

願眾生平和（37）

第三部分詞彙表

七道門

(1) 上師 (Upādhyāya) 是位靈性導師，即古魯 (Guru)。北方佛教徒通常從「聖潔瑜珈士」 (Naljor) 之中選擇此類導師，通曉「種姓智」與「智見清淨」，並為秘密智慧之師。

(2) 乘 (Yāna)，意為載具：故大乘為「大載具」，小乘為「小載具」，乃北方佛教兩大宗教哲學派別之名。

(3) 聞者 (Śrāvaka) 指專心聆聽宗教教誨的弟子或聽眾，源於字根「聽聞」 (Śru)。待其從理論步入實踐或苦行實修，便成為修行者 (Śramana)，字源於「行動」 (Śrama)。如哈代 (Hardy) 所示，此二稱謂對應希臘語的「聽者」 (akoustikoi) 與「修行者」 (asketai)。

(4) 禪那 (Dhyāna)，即冥想狀態，共分四級。

(5) 波羅蜜 (Pāramitā)，乃六種超然德行；於僧團教義中，亦擴為十種。

(6) 入流者 (Srotāpatti)，即「進入此流者」，通向涅槃之海。此名表示第一條道路。第二條道路稱為「一還」之道，意謂「僅再轉世一次」。第三條道路稱為「不還」，意謂「不再輪迴者」，除非為了幫助人類而自願再來。第四條道路為阿羅漢之道，乃最高之道。阿羅漢此生即見涅槃。對他而言，涅槃並非死後才有的境界，而是在三摩地中親證的狀態，在其中他體驗一切涅槃之樂。*

[*若欲準確理解詞義，不應盡信東方學家，且看三位所謂「權威」之歧異便知。僅以上四名，已有不同拼法。斯彭斯·哈迪 (R. Spence Hardy) 列為：1.Sowān 2.Sakradāgāmi 3.Anāgāmi 4.Arya；愛金斯牧師 (Rev.

J. Edkins) 列為：1.Srôtâpanna 2.Sagardagam 3.Anagamin 4.Arhan；施拉金威特 (Schlagintweit) 拼寫也不同，且各自對術語含義都提出新的詮釋。]

(7) 北方佛教徒所謂「到達彼岸」，意指藉修行六種乃至十種波羅蜜（德行）而終證涅槃。

(8) 「上師-靈魂」即阿賴耶，又稱宇宙靈魂或阿特曼。每人內在皆有其一縷光芒，並能與之合一，終歸融入其中。

(9) 安達卡納拉 (Antahkarana) 是低等心智，是人格與高等心智（人類之魂）之間溝通或交流的道路。死亡之際，此道路或媒介被毀，殘餘化作欲體 (Kâmarûpa)，僅存「空殼」。

(10) 北方佛教徒乃至所有中國人，確實能在某些偉大聖河的深沉轟鳴中，聽出大自然的基音。因而有此譬喻。無論物質科學或神秘主義皆知：大自然的總體聲響，如大河咆哮、林梢風吼、遠城喧囂等，都是一個特定單音，音高可辨。物理學家與音樂家皆已證此。賴斯教授在《中國音樂》中指出，華人數千年前便識此理，言道「黃河急流而過，生『宮』之音」；在中國音樂中稱為「大音調」。他並指出，此音相當於 F 音，「現代物理學家亦認為 F 音正是大自然真正的主音」。西里曼教授 (B. Silliman) 於《物理學原理》中亦言：「此音相當於鋼琴中央 F，故可視為大自然的基音。」

(11) 苯教徒，俗稱「紅帽派」，精於巫覡之術，聚居於西藏西部、小西藏及不丹。其信徒皆屬密教行者。一些到過西藏邊境地區的東方學者，如施拉金威特等人，竟將此派的儀軌與穢行，同東方喇嘛教混為一談（即「黃帽派」聖僧所持信仰），實屬荒謬。以下便是一例。

(12) 金剛杵 (Vajra)，是某些神祇（藏文稱 Dragshed，意指護佑人類的天神）手中的武器或法器，傳說能淨滌氛圍、驅除邪祟，一如化學中之臭氧。這亦是一種手印，即靜坐冥想時的手勢與姿態。簡言之，無論作

為姿態或護符，皆象徵制伏無形邪惡之力。然苯教或紅帽派盜用了這一象徵，竟濫用於黑魔法之途。對「黃帽派」或格魯派而言，此物如同十字架之於基督徒，純為力量的象徵，絕非「迷信」；在紅帽派手中，它卻成了倒置雙三角般的巫術標記。

(13) 離幻 (Virâga) ，是對客觀宇宙、對苦樂二者全然漠然的心境。「厭離」尚不足以表達其義，卻與之相近。

(14) 我執 (Ahankâra) ，即「我」之意識，是對自身人格之感知，亦即「我是」之感。

(15) 「如來」 (Tathâgata) 真義，乃是「隨先覺者腳步」。

(16) 世俗諦 (Samvriti) ，為二諦之一，揭示萬物皆具幻象性或空性，屬相對真理。大乘學派分說二諦：勝義諦 (Paramârthasatya) 與世俗諦 (Samvritisatya) 。此為中觀派與瑜伽行派爭論核心：前者否認，後者則主張一切事物的存在，皆由前因、或由因緣連鎖而生。中觀派乃大虛無論者與否定者，於彼眼中，一切皆是「遍計所執」，無論是思想與主觀世界，還是客觀宇宙中，一切皆是幻象與謬見。瑜伽行派是偉大的靈性實在論者。故世俗諦僅是相對真理，便是一切幻象之源。

(17) 阿修羅 (Lhamayin) ，乃一類與人為敵之元素精靈與惡靈。

(18) 「智慧之道」 (Jñâna-Mârga) ，亦稱「純淨覺知之道」、邁向勝義諦之道，或「自證分」——自明而能自我觀照的覺知。

(19) 參見第二部分詞彙表第四條。「金剛靈魂」或稱金剛總持，統攝諸禪那佛。

(20) 這是暗指東方一項眾所周知的信念——其實西方亦然：每多出一位佛陀或聖者，便如添一名新戰士，加入為人類解脫與救贖的隊伍中。北傳佛教國家認為，應身指的是，某些菩薩放棄早已應得的涅槃，或放棄

法身之衣（因此二者將使他們永遠隔絕於人類世界之外），只為隱秘地幫助人類，終引眾生臻於超涅槃。此教義宣稱，每一位新菩薩或受啟蒙的偉大開悟者，皆可謂「人類解救者」。施拉金威特於其《西藏佛教》中聲稱，應身乃「諸佛或菩薩為化現塵世、教化人類所用之身」。此說既謬，亦未言明實質。

(21) 此指人之慾念與罪性。它們於入門試煉中被斬除，而後化為沃土，使「神聖胚種」或超然德行之種得以萌發。天生具備的德性、才能與天賦，皆被視為前世所獲得。天才無一例外，皆是從前生帶來的才能或稟賦。

(22) 漠然 (Titikshâ) ，為勝王瑜珈第五境界，乃至高之漠然：必要時，甘受所謂「一切苦樂」，卻不因此生樂，亦不因此生苦。簡言之，於身體上、心智上和道德上，皆對苦樂漠然，不為所動。

(23) 入流者，初踏智慧之道。

(24) 此處「白晝」，意指整個顯現期 (Manvantara) ，其漫長無可計量。

(25) 須彌山，諸神之聖山。

(26) 北傳佛教象徵中，相傳阿彌陀佛（意「無限空間」，即梵）淨土中有二位菩薩：觀世音菩薩與大勢至菩薩。他們恆常照耀三界——包括彼界與我們所居世間（見第二十七條）——旨在以此覺知之光助益瑜珈士的修學；而這些瑜珈士日後也將救度眾生。據寓言所述，二者在阿彌陀佛淨土中，之所以居崇高地位，是因為他們在世為瑜珈士時，曾行廣大慈悲之業。

(27) 三界，即存在之三層面：塵世、星光界與靈性界。

(28) 「守護牆」，亦稱「保護牆」。據教導，歷代瑜珈士、聖者與開悟者，尤其是應身，長年積累的努力，彷彿在人類周遭築起一道無形的護牆，使人免於更深重之邪惡侵襲。

(29) 煩惱 (Kleśa) 是對快樂或世俗享受的貪著，不論其或善或惡。

(30) 貪愛 (Tanhā) 即欲求繼續存在之意志，導致輪迴再生。

(31) 此處的「慈悲」，不可理解為有神論的「神，是神聖之愛」。慈悲在此是一種抽象、非人格的法則，本質為絕對的和諧，卻會因不和、痛苦與罪惡而陷入紊亂。

(32) 北方佛教語彙中，一切偉大的阿羅漢、開悟者與聖者，皆可稱為佛。

(33) 菩薩在階次上低於「圓滿之佛」。外傳教義常將二者混淆。然而，因菩薩有此自我犧牲，民眾出於天然而正確的直覺，反而更敬崇菩薩，甚於佛。

(34) 同樣出於這種民間敬崇，人們稱那些菩薩為「慈悲佛」。他們已達阿羅漢位階（即完成第四道或第七道），卻拒絕進入涅槃，或「披上法身之衣、渡至彼岸」——因為一旦如此，他們便再也無法援助世人，縱然業力所允許的亦極微薄。他們寧願以不可見之姿（即於靈中）駐留此世，藉由感化人們遵循善法（即引其走上正道），來助成人類的救度。在北傳佛教的顯教傳統中，這類偉大人物皆被尊為聖者，甚至受到祈禱供奉，一如希臘人與天主教徒之於他們的聖徒與守護者；然秘傳教義並不支持此舉。兩種教義差異甚大。外傳教義的俗眾，幾乎不知道應身一詞真義，因而導致東方學家混亂而貧乏的詮釋。例如，施拉金威特認為應身是諸佛在世化現時的身體——「其在塵世羈累中最低微的一種」（參《西藏的佛教》）——繼而提出全然謬誤的見解。然而，真正的教導如是：

佛有三身或三種形態，稱為：——

1. 應身
2. 報身
3. 法身

應身是一種空靈之體，當人脫離肉身後，便以星光體的形態顯現，且保有開悟者的一切知識。菩薩隨著在道上前行，逐漸於自身內成就此身。達致目標，卻拒受果位後，便仍以開悟者之姿留駐塵世；逝世後，不入涅槃，而居於自身編織的光輝身中，對未受啟蒙者不可見，卻能守望、護佑人間。

報身與此相似，但更添「三種圓滿」的光輝，其一便是徹底斷盡一切世間牽繫。

法身是圓滿佛之身，準確說來，已無身體可言，而是理型之氣息：意識融入宇宙意識，或靈魂擺脫一切屬性。一旦成就法身，覺者或佛便捨棄與此塵世的一切可能關聯或念想。因此，在神秘學的說法中，一位已贏得涅槃資格的開悟者，為能助益人間，乃「捨棄法身」；僅保留報身的廣大圓滿知識，而安住於應身之體。秘傳學派教導，釋迦牟尼佛與其數位阿羅漢正是此般應身，因其對人類的偉大捨棄與犧牲，再無更高者。

(35) 我們的塵世，在秘傳學派中被稱為「地獄」，且是一切地獄中最大者。秘教教義並不承認另有地獄或懲罰之所；所謂地獄，就是人類所居的星球或地球上。阿鼻地獄是一種狀態，而非一處地方。

(36) 意謂人類又誕生了一位新的救世者，將引領眾人步入最終的涅槃，即此生命週期終結之後。

(37) 此為每篇論著、祈請或教誨結尾常見的祝願語變體。「願眾生平和」、「願眾生蒙福」等。